

多面“战神”哥舒翰

“北斗七星高，哥舒夜带刀。至今窥牧马，不敢过临洮。”这是曾广泛流传于唐代西北边地的一首歌谣，歌咏的主角便是唐代“战神”哥舒翰。这位不惑之年方才崛起的战将，曾令高适、杜甫心折，势力鼎盛之时，与安禄山不相上下，却最终在讨伐安禄山的过程中，以一场惨败暗淡收场。历史上，哥舒翰的评价一直是两极分化，而他的复杂面貌，也为我们提供了看待盛唐转折点的别样视角。

不惑之年猛回头

哥舒翰并非汉人，而是出身突厥一个名叫哥舒的部落。这在唐朝根本算不上什么问题，因为自唐太宗起，就已经公开表示将破除以往的华夷界限，一视同仁。他的父亲哥舒道元担任安西都护府副都护、赤水军使，俨然封疆大吏。不久，哥舒道元同西域于阗王女结合，生下了哥舒翰。

不过，在四十岁之前，哥舒翰并未像他的父亲那样扎根边塞，而是长期宅居京城长安，享受着父辈的恩荫与开元盛世荣耀的熏染。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虽险些让哥舒翰磨灭了斗志，但也让他有充足的时间来经营交际圈，顺便把《左传》和《汉书》也精读一番。直到不惑之年，父辈的凋零，让哥舒翰再没有了继续吃老本的心思。

据《新唐书·哥舒翰传》记载，让哥舒翰跳出京城舒适圈的，是一个长安城的县尉。长安县尉主管城内治安，这名县尉的轻蔑态度，深深刺痛了嗜酒如命的哥舒翰，并促使他抛开家底，毅然向西，加入河西军。

唐朝建立之初，国家军事力量大多由兵农合一的府兵组成，而后府兵制度逐渐被募兵制所取代，便有不少人为生计所迫而参军。但哥舒翰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，就是他乃功臣之后。因此，他一开始主要做参谋的工作。

后来，哥舒翰投身于河西、陇右节度使王忠嗣麾下，为了获高层赏识，他逐渐从军营走向前线，经常出现在最危险的地方。例如苦拔海之战，唐朝的劲敌吐蕃以优势兵力居高临下阻遏唐军，但哥舒翰毫不畏惧，而是主动带兵冲锋，挥舞已折断的长枪连败吐蕃三股大军。当然，哥舒翰并不希望被定义为一介武夫，他也懂得用智谋巧计来引诱吐蕃军劫粮，然后布置伏兵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。在王忠嗣的麾下，哥舒翰很快打出了名气，从一个小小的衙将升任至独当一面的节度使。

王忠嗣爱惜贤才，体恤士卒，但这也成为了他的弱点。唐开元二十九年（741），位于唐蕃交界的石堡城（今青海西宁市附近）被吐蕃夺取，唐玄宗如鲠在喉，要求西北唐军务必夺回。但统领西北唐军主力的王忠嗣却以为轻易进攻会“死者数万，得不偿失”，应当慢慢找机会。但王忠嗣基于军旅经验的判断，无法改变唐玄宗收复失地的宏愿。结果，石堡城没打下来，王忠嗣还被人诬告消极作战，差点丢掉性命。然而，王忠嗣的落寞退场，意外成就了哥舒翰的崛起。由于哥舒翰为王忠嗣向唐玄宗求情，给皇帝留下了不错的印象，所以哥舒翰很快被委以继续统兵攻打石堡城的大任。

上面下了死命令，哥舒翰也深知自己没有退路，唯有不惜代价夺取石堡城，方能让自己上升的仕途不至于中断。结果，因石堡城东、南、西三面均为绝壁，数以万计的唐军只能如潮水般涌上北侧的土坡，然后在吐蕃军以逸待劳的反击下一次又一次退下去。最终，石堡城虽在十日内克复，但唐军死伤无数，哥舒翰此举也与王忠嗣的抗命形成了鲜明对比。曾经是哥舒翰小迷弟的杜甫也毫不客气地写下“君不见，青海头，古来白骨无人收”的诗句，暗讽哥舒翰的冷血无情。

诗人悲悯苍生没有错，但哥舒翰也有他的难处，他的难处就是没有选择，只能将玄宗皇帝的意志贯彻到底。而石堡城的血战，仅仅只是一个开始。石堡城的失而复得让唐朝与吐蕃在青海战

场的博弈中取得了短暂的优势，哥舒翰也利用这个良机继续进兵，在野战中重创吐蕃，夺取了黄河九曲，并在此设立洮阳等二郡外加宁边、神策等九军。哥舒翰知道，唐朝与吐蕃在西北的争锋将是国力的较量，因此必须做一边建设一边作战的持久战打算。在哥舒翰帐中担任掌书记的高适也在他的《九曲词》中表示“青海只今将饮马，黄河不用更防秋”，称赞主帅铸成大功，并表达了对未来局势的乐观。

但诗词毕竟只是文学想象，哥舒翰还没有来得及施展他的西北经略之术，就因嗜酒中风，险些丧失性命。等到身体度过了危险期后，哥舒翰选择栖居长安养病。在哥舒翰养病的这段时间里，日后引起“安史之乱”的安禄山迅速崛起，而哥舒翰曾想长期建设的河西和陇右地区，也在“安史之乱”爆发后的八年时间里被吐蕃蚕食殆尽。高适曾赞誉的“黄河不用更防秋”，也变成了白居易笔下的“平时安西万里疆，今日边防在凤翔”（《西凉伎》），意指唐朝边疆曾远达安西，可如今位于陕南的凤翔却成为了前线。

安禄山的威胁

在哥舒翰因病而远离军旅的日子里，唐王朝从朝堂到地方发生着微妙的变化。曾经因轻敌冒进险些被斩首的安禄山不但因祸得福，升任平卢兵马使，此后更利用唐玄宗的宠幸，将自己的辖区范围扩展为范阳、平卢与河东三地。玄宗的宰相张九龄一度担心皇帝养虎为患，却很快被新任的李林甫所取代。李林甫虽然洞悉安禄山绝非善类，但乐于利用扶植安禄山来巩固自己的权位，甚至建议玄宗只用“胡人”出任武将便可。

安禄山在帝国东北的势力一天天变大，很快就与哥舒翰统领的河西与陇右劲旅，形成了唐王朝国防“外重内轻”的格局。杜佑在《通典》中指出：“哥舒翰统西方二师，安禄山统东北三师……于是骁将锐士、善马精金，空于京师，萃于二统。”其中，安禄山掌握的兵力更是占到了唐帝国边兵总数的40%。

哥舒翰和安禄山同时掌握着盛唐的国运，若联手更将形成威胁，但二人关系并不和睦。玄宗似乎对于二人联手潜在的威胁并不在意，反而让宦官高力士代表自己摆宴席调停二人矛盾。结果，当安禄山主动凑到哥舒翰身边，以“胡人”身份拉近关系时，哥舒翰不客气地打断示好，还以“胡”的谐音“狐”打比方，称狐狸向巢穴嚎叫是不吉利的。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安禄山本来也只是给玄宗个面子，哥舒翰的话不但暗讽他的出身，还隐含有怀疑他不忠诚于玄宗的意思，他又惊又气，当场翻脸。唐玄宗的调停没有成功，但二人的矛盾，反而让哥舒翰成了玄宗日后讨伐安禄山叛军的最佳人选。

唐天宝十四年（755）冬，安禄山的叛军从范阳倾巢出动，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席卷了河北。突如其来的叛乱让玄宗和他的幸辅杨国忠坐立难安，一边紧急动员民众参军，一边将封常清和高仙芝等名将请出来镇场。结果，封常清统领匆忙组建的新军，从虎牢关一路败退到靠近关中的陕州，而高仙芝指挥的部队大多由市井子弟组成，更是缺乏作战经验。两路大军合在一处，也没能挡住安禄山的铁骑，只能退入潼关，构建起最后一道防线。

玄宗因战局急转直下，变得更加多疑。在监军边令诚的诬告下，封常清和高仙芝接连被杀，潼关的多路兵马，只能由资历尚浅的将军李承光来代领。此时，玄宗想到了赋闲京城的哥舒翰。

从救星到叛徒

对于玄宗的召唤，哥舒翰本能地表现出抗拒。封常清和高仙芝的人头落地，让他看出了其中的风险之大，远非个人所能负担得起。更何况，他身体状况不佳，中风的后遗症也让他力不从心。哥舒翰试图劝玄宗另请高明，但玄宗的意思很明确，不容拒绝。哥舒翰就这样做了元帅李琬的副手，实际上掌握着从河西、陇右与朔方等地云集而来的数十万大军命运。

潼关唐军的兵力雄厚，但内部构成混杂，哥舒翰的嫡系部队少得可怜，大多都是临时征调而来的地方军，外加前任留给自己的败兵残余。安禄山来势汹汹，他决定固守潼关，等待郭子仪等人指挥的机动部队在河北敌后做大势力，然后前后夹击打垮叛军。哥舒翰的亲信、掌握骑兵的王思礼劝他杀掉杨国忠，通过清君侧的方式让安禄山“师出无名”，毕竟安禄山造反的名义就有抱怨杨国忠的忌恨。哥舒翰拒绝了，因为他很明白，自己一旦这么做，那和安禄山行为无异。

哥舒翰在等待郭子仪等人的好消息，玄宗君臣却怀疑驻守潼关的哥舒翰也有不臣之心。当杨国忠从间谍处得到哥舒翰与王思礼的密谈内容后，更是惊惧不已，催促玄宗让哥舒翰主动出击。

玄宗等人怀疑哥舒翰拥兵自重并非没有根据，因为哥舒翰在不久前刚兼并了杨国忠在灞上私自训练的一支新军。皇帝急需哥舒翰出兵，以证明自己的忠诚，这是政治考量。但哥舒翰认为潼关守军兵力雄厚只是表象，内部矛盾交织，短时间难以转化为战斗力，主动进攻根本无从谈起，这是军事策略。军事是政治的延伸，但毕竟有自身规律，玄宗君臣却只考虑政治。在他们的催促下，哥舒翰只得违心出关，寻找安禄山主力。

结果，在灵宝与陕县之间的会战中，几十万唐军拥塞在黄河与悬崖峭壁之间，被预先埋伏在山谷中的安禄山两万大军一网打尽。敌人释放的浓烟让大多为新兵的哥舒翰集团自相践踏，无复成军。而在黄河船中目睹此景的哥舒翰回天乏力，只得仓皇转移，最后被叛变的裨将火拔归仁当作了献给安禄山的见面礼。

灵宝会战使关中门户大开，玄宗君臣继续留在长安，只会成为安禄山的战利品。踏上逃亡蜀中道路的皇帝此后的经历不必赘述，而成为安禄山阶下囚的哥舒翰之生死，更无人问津。哥舒翰老了，昔日威震吐蕃的盛唐第一名将，意识到很多东西其实并非个人所能逆转，现在的自己也算是尽到了本分，毕竟出潼关作战是玄宗的旨意，自己只是执行者。于是，在安禄山面前，哥舒翰卖力吹嘘自己能够劝降多少唐将，安禄山信了。可时间长了，郭子仪和李光弼等人仍在奋力死战，并反过来批评哥舒翰要保持气节。看到哥舒翰再无昔日的影响力，安禄山顺势将魔爪伸向了那个昔日与自己平起平坐的政敌……

哥舒翰终究还是死了，盛唐也随之落幕。他曾经是王朝的传奇，出身富贵之后，不惑之年从军，最高官至河西、陇右节度使，加封凉国公、西平郡王等等，李白、杜甫、高适等一众诗人都在自己的名作中不吝挥洒对他的褒扬。他的崛起背后，是大唐文治武功达到极致的缩影。但是，抵达人生巅峰的他，自己的命运又何尝不是被国运裹挟着前进？军事常识告诉他不该轻易离开潼关的铜墙铁壁，王忠嗣的陨落提醒他伴君如伴虎的道理，但他又有几分自主选择的余地？讽刺的是，被俘后强烈的求生欲，或许才展露出他真实的意愿。来源：北京晚报